

臺灣傳記文學選



783878

631
256

031
2564

臺灣傳記文學選



台湾传记文学选

朱明雄 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字数 150,000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300册

书号：10141·1112 定价：1.10元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编 者 的 话

本书选编的是在台湾出版物上发表的传记文学。由于台湾尚未回归祖国，海峡两岸人民长期未能交往，文化交流同样如此。因而在选编这本书时，虽经多方努力，搜集资料，但终受条件限制，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个选本，仅能略见台湾传记文学之一斑。

本书所收的人物传记，大都是生活在海峡两岸人们所熟识的知名人士。但由于所选的内容，常是人物一生中的几个重要片段或一些趣闻轶事，因而有必要对所选的人物生平作一点说明，以便帮助人们对所选的人物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赵元任和杨步伟》(题目是编者所加)是杨步伟女士的回忆录。通过她和赵元任的结婚和赴美生活往事的描写，反映了时代的风尚和他们的遭际。赵元任(1892—1982)是著名学者。他早年毕业于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以后通过清华留美第二班，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一九一四年毕业，获数学学士学位，以后又转入哲学系学习。后又转入哈佛大学专修数理哲学，一九一八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一九一九年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并在北师大为罗素翻译数理哲学讲义。一九二一年他与杨步伟医

学博士结婚，并一同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他们又去欧洲各国访问。他回国后，担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主任。一九三八年赴美，先后担任夏威夷、耶鲁、哈佛等大学教授。他曾于一九七三年和一九八一年两次来我国访问，并任北京大学名誉教授和江苏省语言学会顾问。他除了语言学外，在哲学、物理学和音乐等方面均有造诣。脍炙人口的《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就是他早年谱写的名曲。

张大千(1899—1983)名爰，杰出的国画家。他幼年跟随母亲学习绘画，以后又去上海从曾农髯、李梅庵两大家习字读书，并遍游名山大川，观摩名家作品。抗战初期，他远走敦煌三年，潜心研究唐宋五代之壁画。他擅长精绘仕女山水花鸟，诗书刻印亦无一不精。他晚年创新泼墨画，生动浑重，尤擅作数以丈计之大画，临终前完成巨幅《庐山图》。成就震撼艺坛。他还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青少年时期作过一百天土匪师爷和一百天的和尚。我们从《张大千的世界》中选择了两个片断，并从其他方面选择了有关他的趣闻逸事。

齐白石(1863—1957)原名纯芝，后改名璜，号白石，别号借山吟馆主、寄萍老人等。他出身贫寒人家，早年曾为雕花木工，偶得一画谱，加以描摹，并应用于雕刻木工。从此，他工余时学习绘画、诗文、篆刻、书法。中年时多次出游关中、两广等地，

遍游名山大川写生。五十岁后定居北京，专业卖画、刻印。他以实物为绘画对象，融合了传统写意画和民间绘画的表现技法，形成独特的风格。他擅长作花鸟虫鱼，笔墨纵横雄健，造型简练质朴，色彩鲜明热烈，并善于把阔笔写意花卉与微毫毕现的草虫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还能画山水、人物，能诗文、篆刻，他的画、印不仅深受国人喜爱，并深得日本、法国人赏识。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于右任(1879—1964)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一位真诚的爱国者。他出身贫苦，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袁护法的斗争。大革命时期，他拥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赞成团结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反对内战，赞成和平。于老躯干伟岸，美须髯，望之如神仙中人。《高山流水》一文选择的典型事例，再现了于老的活动；从他晚年在台湾所写的遗诗中，我们可感受到他向往大陆，怀念故土的心情。

《往事知多少》是陈香梅女士的回忆录。该书在台湾发表后，再版十六次。陈香梅女士在美国参加了政治和社会的活动，并步入美国政界的核心。她一九六二年在美国出版的《一千个春天》成为纽约时报书评中十大畅销书之一。本书节选了她童年生活和“惆怅旧欢”一章。“惆怅旧欢”着重抒写了她写《一千个春天》时的情怀和回忆了她和陈纳德将军结婚

的片段。

此外，还选择了为人们所关注的唐纳的生活片段和王莹的生平传记。《巴黎幸遇唐纳》介绍了唐纳在国内的经历和在法国的近况。唐纳(1914—)江苏吴县人，原名马骥良，后改为马季良，现名马绍章。他曾在三十年代以写影剧评驰名全国。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的上海报纸上曾有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三对影坛情侣集体举行婚礼。这是赵丹和叶小姐、顾而已和杜明洁、唐纳和蓝苹。四月二十七日这三对影坛情侣在杭州六和塔前举行婚礼，这是唐纳的主意，六个人象征“六和”，白头偕老。婚礼由郑君里主持，沈钧儒是证婚人。哪知，婚后不久，唐纳与蓝苹发生婚变，轰动影坛。以后唐纳在国内从事报刊编辑工作，现在法国经营餐馆。王莹的传记，记载了她的一生。她在三十年代曾主演《赛金花》，当年蓝苹曾与她争演赛金花这一角色。

其余的几篇，如《徐志摩与太戈尔访华韵事》等都能以真实而准确的史料，再现当时社会风貌，在此不一一介绍。

本书所收的传记文学在艺术表现上也有一定的特色。传记作者在叙述和描写中善于选择典型细节和事例来再现人物的行动和性格，展示时代的风貌。着重交代说明和描摹刻划，很少渲染和烘托，文字朴实，具有一定的史料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如《赵元任和杨步伟》作者在自述中精选的典型事例和典型细节，使读者产生栩栩如生的感觉，通过两位学

者的恋爱、结婚和留美生活，再现了时代独特的情调。又如《往事知多少》文笔细致秀丽，娓娓而谈，把描写与行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全文统一于一种语调和气氛，以情感人。再如《徐志摩与太戈尔访华韵事》写到了太戈尔正逢六十四岁寿辰时来华，人们为他祝寿，举行了赠名典礼，赠他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通过这一细节的描写，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丰富了事件。

选编《台湾传记文学选》是一次尝试。在中华民族第三次腾飞的新的历史时期，希望本书能够扩大人们的视野，增进知识，给读者以裨益，并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当然，传记文学的作者由于认识、角度、立场的不同，对所写人物的历史和社会作用有着自己的观点和评价，在所述观点和资料的引用上，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这是读者阅读时要注意的。

朱 明 雄

一九八五年春节于南京

目 录

- 编者的话…………… (1)
- 国父与宋庆龄女士结婚……………傅启学 (1)
- 往事知多少……………陈香梅 (17)
- 赵元任和杨步伟……………杨步伟 (55)
- 影响我一生最大的两个一百天 ……张大千
谢家孝笔录 (119)
- 追忆张大千先生一些真言真事 ……蔡孟坚 (146)
- 名画家齐白石是木匠出身 ……吴相湘 (154)
- 高山流水 ……黄季陆 (181)
- 敬悼于右任先生
- 徐志摩和太戈尔访华韵事 ……杨允元 (193)
- 巴黎幸遇唐纳 ……陈纪滢 (207)
- 作家明星王莹 ……李立明 (221)
- 张老帅和张少帅 ……司马桑敦 (241)

国父与宋庆龄女士结婚

傅启学

第一节 结婚的经过

国父成立中华革命党之后不久，在东京与宋庆龄女士结婚。这一事件曾引起一部分人的非议，以为他与卢夫人分离，而另行结婚，是不对的。在他的函电文件之内，完全没有谈及此事，过去替他写传记的人们，多避而不谈，就是提到，也只是简略叙述。但是外国人写他的传记，多有较详叙述。雷脱里克(Henry Bond Restarick)一九三一年出版的《孙逸仙、中国的解放者》(Sun Yat Sen, Liberator of China)，第十四章中曾述及他与庆龄女士结婚的问题。马丁(Bernard Martin)一九四四年出版的《孙逸仙传记》(A Biography of Sun Yat-Sen)在第六篇中有一章“孙与宋庆龄”(Sun and Ching Ling Soong)，较雷脱里克叙述更详。此外美国出版的《宋氏三姐妹》一书，叙述结婚前后的经过，亦甚详细，兹分别翻译和节录于次：

(一) 马丁叙述孙宋结婚情形

“孙逸仙与其革命同志在东京开始再组党时，宋家父女均热诚参加。宋霭龄女士是时为孙的秘书，后与孔祥熙结婚。霭龄结婚后，辞去秘书职务，介绍其妹庆龄继任秘书。他们的父亲宋耀如，是孙逸仙二十年的老友。耀如视逸仙为其理想的领袖，二十年来不断与孙协同工作，相信必获最后胜利。此时，耀如已系中年，为参加革命，不能不放弃上海快乐的家庭，和一切事业。耀如是一个众人所知的基督教绅士，他不仅赞助孙的革命事业，并且钦佩孙的伟大人格。庆龄幼年时，是在她父亲崇敬孙逸仙的时候长大，差不多视孙为其家庭的一分子。她在外国受教育时，民族主义的思想油然而生，自然的以孙为其崇拜的英雄。现在，她已经是孙的秘书，每天随同她的英雄工作了！……”

“纵然孙的诽谤者对孙多有诬蔑之词，但没有人否认他的勇敢。现在二十岁的庆龄，已分担了他的秘密和理想，愿意在危险的途中，和他共同进行。一天，她忽然在家内宣布，她愿意和孙结婚，使她的家人大为惊诧。她的家人不能赞成，也无法反对，只好保持沉默；但恐卢夫人不愿离婚，则孙逸仙之再婚，将成问题。但卢夫人由澳门来到日本，慨然允诺她丈夫的要求，同意分居(Separation)。”

孙逸仙与卢夫人的婚姻，是他在香港进大学的时候，受父母之命，照中国习惯结婚的。卢夫人曾

生育子女三人，但他因历年革命，漫游世界，同卢夫人团聚之时甚少，两人的知识、理想和习惯，相差甚远。辛亥革命后，两人在上海团聚，更加重他们的差异。据一个与孙熟识的朋友说：卢夫人并不赞同孙的政治理想，他们的家庭生活是不快乐的。所以孙提出分居的时候，卢夫人即予同意。……卢夫人同意分居之后，孙与庆龄之结婚，大致是在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庆龄于结婚之后不久，曾函其在美同学的友人说：我们的婚礼很简单，因为我们都不赞成繁琐的礼节。我能帮助我丈夫的英文通讯，我很感快乐。我的法文也很进步，可以一读法文报纸，即可译为英文。

“一九一六年之初，当孙逸仙第二次结婚的消息传出后，曾引起若干人感情的冲动。许多非基督徒的中国人，认为系违反中国的道德；他们认为照中国的习惯，有钱的人取一两妾，是可以的，但不可与元配离婚。当孙、宋未结婚前，孙的朋友们开会讨论，并遣一人代表他们去说服他。……但这个代表会着他之后，因为选择词句之困难，感觉忧愁，话一时说不出口；他问这个代表：你有什么苦恼？于是这个代表未发一言，就藉故辞别。孙与庆龄都是基督徒，据说：他俩结婚之后，基督徒们都不太高兴，但没有同他俩断绝关系，也没有阻止他俩参加基督徒的集会；过去基督徒们常以他作宣传，鼓励人们信教，此后则很少提到他的名字了。但据作者所知，这些话是不甚确实的；因为这个时候，他不

在中国而在日本，他又不会说日本话。后来，他回到中国之后，常在教会学校演讲；一九二三年曾在全国青年会大会上发表演说。

“宋耀如夫妇对女儿庆龄与孙的结婚，认为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件，尤以宋夫人最不快乐，但耀如还是追随逸仙，从事革命救国的工作。他政治上的反对者，常以此事对他诽谤，说他犯了一夫多妻的错误。……许多人误用雷脱里克主教所写的孙中山传记，对他很有误会，所以有写出雷脱里克对此事正当结论的必要。雷氏说：‘从人性上说，他对于曾受高等教育，有完美性格，又了解他的女子发生爱情，是一件人人易知的事。但从中国的习惯和道德说，他的行动是错误的。他是信仰基督教的，应当遵从基督教对婚姻的观念，但就事实观察，他的再婚，同基督教美国千千万万男女的行为，在本质上并没有差异。’孙逸仙的第二次结婚，据一个他的同事说，是一对美满的婚姻。庆龄女士对于她丈夫的兴趣、目的和理想，都完全相同，而且是他经常的伴侣由她写给同学的信表示，她是勤于读书，期能帮助他的工作。”

（二）《宋氏三姐妹》一书中叙述孙宋结婚情形

美国出版的《宋氏三姐妹》一书，关于国父与庆龄女士结婚的经过，有较详的叙述。民国二十八年上海大方书局出版的《中国五大伟人手札》，原有汪精卫的手札在内。汪氏二十八年叛国，大方书局再

版时，抽出汪氏部分，而加入宋庆龄女士手札。但因庆龄女士手札仅有一封，遂翻译《宋氏三姐妹》一书中，关于孙宋结婚部分，题为“宋庆龄女士与孙总理之片断”，特节录译文于次：

自幼崇拜中山 ……庆龄在韦斯莱大学毕业了，那是一九一三年；不久她就和朋友起程回国。……在庆龄未登轮返国前，前途诚属黯淡。她在胸中已充分蕴藏，自知才识何在？但如何用才识的方面，尚暗昧不明。有时她自己想，或是追随宋母，为基督工作；或是追随宋父，不十分改革政府，以改良中国。也可效霭龄所为，由结婚而入于重要和舒适的地位。但还有另一途径，庆龄尚未自察，因为这是蕴在心内的一种秘密。当她还是一小姑娘的时代，这早已萌芽了。她曾说：“那人说中国在睡着，这人是另具眼睛的。”全家听了都很惊异。稍长，不知不觉中，又脱口而出：“我也决定如此。”意思即献身革命。她只觉得中国革命在召唤她，虽不知那是怎样一种方式，总当有所委身于这日增月盛的民主运动。……

当她在横滨登岸，忽生奇感，往日的回忆旧情，一时都涌上心头。她固然知道孙中山及另一人在欢迎她，但情形很恍惚。骤见孙中山，苍老一点，且含带病容；便似有忧惧袭来，几乎不能自持。那年轻一点的人走上前来，漂亮地说：“我是你的姐夫孔祥熙，我们在这里度夏，霭龄本要来接你，但不久她将临床，不常出来。当然，你记得孙中山博士罢！”

“啊，是的。”庆龄无力地说。她充满着对他的回忆，……这人是革命领袖呢！这是她情感的中心，自往昔以迄今日，总袭击着她。他的脸起皱纹了，老了，并表现出憔悴苍白之容。……

自愿任中山的秘书 过了一刻，两姐妹又在一起了。……但她的心总是涉于遐想。正在出神之间，忽然不自觉地：“孙中山博士可需用秘书的帮助？你想，我在这里，可有什么用处？”“是啊！你如其真要，我想你可以的。”霭龄注视她，缓缓地说，“他不久以前正在物色人才。他所要的不是普通秘书，是要一个能帮助他撰述信札文件，并准备某某书籍。我曾担任这事，……你要不要叫祥熙去代你一说？”“好的，”庆龄说，“我想他要我做的，我都能做，而且做起来一定很觉悦意。”当她说这话，心中又惧又喜。她自幼就怀抱这个志愿，相助孙博士，从事中国革命。她在颤抖着，脸色异常苍白。旁人看来，还以为她在惊恐，不在快乐呢。……

庆龄最认为快乐的一件事，是她觉得已满足了她幼时所渴望的饥渴，她的新生命的意识中心，是为革命而努力。她帮助孙总理所做的工作，完全是在求平民的自由和幸福，从她代孙总理所写的文字里，就可以看出中国革命的真意义来。……在她与孙总理共同工作的时候，她见到了所有革命的背景。从开始到目前，什么是她的困难，以及什么是她的前途，她非常了解。她深知这种工作的伟大，同时又开始感到孙总理在他的理想主义里，是漠视了实际

上的各种困难的，但是在她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她的心更加倾向了孙总理，因为她自己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此，是可以充分地了解总理内心所怀的热诚的。除了这一点之外，她年岁太轻，困难是不足使她胆怯的。反之，困难却刺激了她。革命理论的公允与正直，使她的精神非常奋发。……

她向中山示爱 庆龄在追随总理的时候，只是一个少女，但是她的母性以及保护的精神，使她立刻自动地觉得有帮助他的必要。她在同别人一起的时候，往往非常冷僻而沉默，但是当她同孙总理在一起的时候，她方始可以充分地显露自己，因为孙总理是了解她的灵魂的。同时，孙总理也有孤僻的习惯，而有时也非常冷漠。他同庆龄一样，因为鉴于人民的痛苦和他们的需要，是受到非常的感动的。……她一向孤独的生活着，直到目前为止，她方始认为生命之路已开，因此已经重新得到她的知觉，而开始再生了。……她好几次在工作的时候，曾经看到孙总理受了困扰后半病的样子，她以为他是需要一种永久而新的力量来鼓励他的。她自对自说：“我可以帮助中国，而我也可以帮助孙总理，他是需要我的。”……她的内心已经下了决定了。……

庆龄准备到上海省视她的家庭去，这次省亲的行动，曾有好久的耽搁。因此，即使远在美国的美龄，也觉得很是不解。“在我离开后，假使你能把你各种思想和建议，记录下来。”庆龄动身前几天对孙总理说，“我回来后可以把他们整理，而加以详细

注释后，再由你来修正。这样做去，在我是十分的容易，而在你也可以省去许多因为我走后，而产生的不必要的工作了。虽然说信札的来往，仍旧不能间断，不过那些事情，其他人可以管得了的。”庆龄一面工作，一面说着，她的语调一些也不啜嘴。孙总理安静地用着他深沉的目光注视着她：“那么，你准备回来的，是不是？要是你家长反对呢？你的母亲，你的姊姊！”“我准备在两三月后回来，”庆龄用着深沉而却非常坚决的声调说……“我曾经详细地想过好久，觉得除了帮助你为革命工作外，没有什么再使我快活的了。我可以设法解决你所受宣传的困扰，我可以帮助你工作，而留意你的一切。我极希望我自己能这样地献身革命。”她的眼睛又低了下去，但是面上却充满了力量与光彩，而声音也觉得例外地清晰。

这话说完后，屋里静着了一刻。……孙总理站了起来，走近了庆龄，她也便起立迎接。“你是这样的年轻，”他痛心地说，“我已经几乎是一个老人，并且有一个年长的儿子了。我很自愧地感觉到不足以任为革命的领袖，而你竟愿意委身的来帮助我！庆龄！我自怪不应当在你小的时候，让你听见这些事。我又自怪不应当让你再度地接触这些事——这种饥饿，这种灾难，这种使人们一经受到便无法摆脱的痛苦，你愿意等吗？你能不能回到上海，而在那里住上一会儿，看看你的思想如何呢？我目前不能接受你这一点的。”孙总理说时，面色有些苍白，他的手